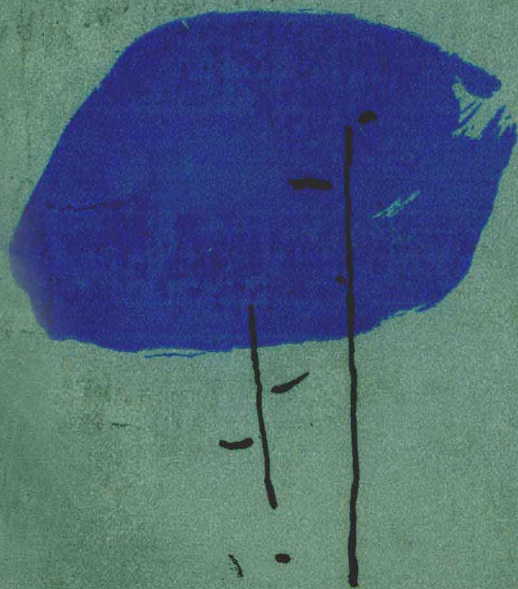


樹工的鳥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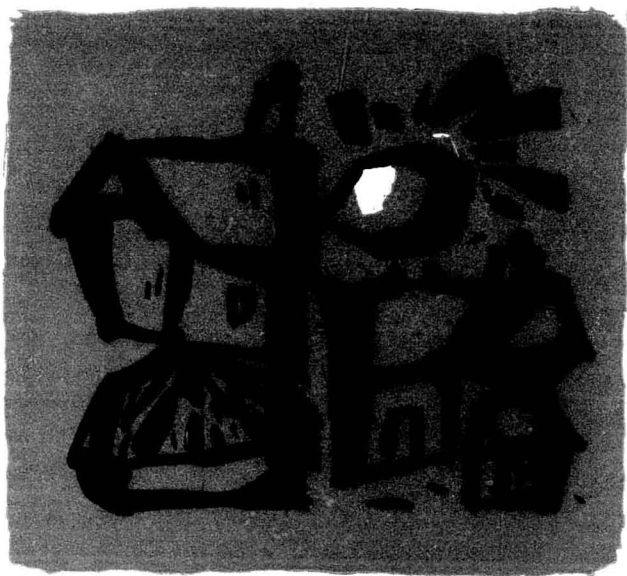
王戈



树上的鸟儿

王 戈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树上的鸟儿

王 戈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7226 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1插页 206千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705 定价：1.50元

目 录

树上的鸟儿·····	(1)
他走了，留给你一张白纸·····	(23)
镜子，镜子·····	(45)
妈妈也还年轻·····	(60)
醉酒歌·····	(85)
看火车去·····	(101)
未架起的桥·····	(110)
希克尔的大西瓜·····	(128)
列车穿过沙漠·····	(160)
牛社花·····	(228)
后记·····	(303)

树上的鸟儿

“鸣——”

“咣——当！咣当——咣当咣当！”

西安开往成都的慢车。遇站必停。

车厢里拥挤不堪，充斥着烟草、尘土、口臭的混合味儿，气味难闻，令人窒息。乘这样的慢车作长途旅行，假如你是只身一人，必然感到乏味，困倦，烦躁，寂寥……

最好是有个伴儿。

他有个伴儿，但是失去了一——

“哎！老乡，回家不？”

她进门的时候，他正在数着刚从邮局取出来的四十元钱，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回。我爸寄钱来了，叫我今年回家过年。”

“是嘛，上了三年大学，连一次家也不回，象什么话？”她两眼直瞅着他手里一沓五元的票子，“嗬嗬，一次就寄那么多，如今农民可真的富起来了。”

他象被人窥探出内心的隐秘一样，急忙将钱卷起，解开第二个纽扣，塞进内衣口袋里，抽出手又在外面摺了摺，唯恐那钱长起翅膀飞了。

她对他的这种举动看不惯，甚至有点害臊，但这种情绪一闪而过，又和和气气地问：“下午火车站来学校上门售票，

咱俩一道，搭个伴儿，好不好？坐快车。”

“不不，我都想好了，坐慢车。反正赶过年能到，又何必——”

“又何必多花那几个钱呢，是吗？”

他脸上火辣辣的，半晌不语，只微微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可。

她那种难以理解，不可名状的情绪又上来了，气咻咻地说：“那，考完试，我就坐快车先走了，还要到广元看一趟我姨呢，啊？”

这个问号拖的特长，犹豫了半天才画了个圆点，含有尚可磋商的意思。他淡淡地说了声“你走你的，”心想，谁管你坐什么车呢？谁管你的姨不姨呢？大路通天，各走一边，谁请你来搭伴儿呢？

她好心好意地讨了个没趣，撩起色泽鲜艳的拉毛围巾，走了。临出门，又摆回来一句：“你呀，名不虚传，真是个小……葛！”

“嘭——！”

他使劲倒关上宿舍门。

还叫“小葛”？还没挖苦够？由于你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，我成了班上同学开心的笑料，难道你就这样以伤害别人的自尊心为乐？谁象你，标准的“学生贵族”，人家叫你“大方”，你也不掂一掂褒贬成分，反而欣然接受，并以此洋洋得意。慢车怎么啦？有慢车就有人坐，坐慢车的人照样回家，颠个倒儿试试，你要是我，我爸爸要是你爸爸，怕你比我还……

上来了一对青年男女，拎着许多礼品，象是回家结婚或者结婚后回家。他们在他对面坐定。男的急不可待地掏出香烟，刚要擦火柴，被女的一把从嘴上拔下来，连同烟盒一起扔了，随即剥出一个橘子，塞进他嘴里。他无法说话。无法表示不满或亲爱；她嘴里没有阻塞物，“回家告你的状！”

应当和他们寒暄几句，解一解旅途中的困盹。

看来搭不上腔，他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，旁若无人。

色彩斑斓的生活啊，火红的青春年华！

象这样甜蜜的、充满诗意的旅行，在他二十六岁的生命旅途中，只体验过一回，而且象流星一样稍纵即逝，象 UFO 一样难以捉摸。

那是暑假，和**大方**。

俗话说：祸不单行，福无双降。可是那几天喜讯对他特别关照，纷至沓来。

他以全优的成绩结束了期终考试，连续三年保持不败记录，稳夺全班三十五人之冠。“喜来啊，到了西安，咱不能跟人比吃比穿，那个咱这样的人家没本钱吵；咱只有比功课，脑袋瓜子一个长着一个吵……”这是老父亲的临别赠言，他一直牢记着，几乎成了原动力。现在看来，“功课”他能经得起一“比”。

可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又觉得老父亲“比功课”的训示未免有点狭隘，有点局限。现代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，文理渗透，边缘科学的兴起，使这个山沟沟里出来的娃子觉察到他的视野太狭窄，涉猎面太小。美籍华人科学家回国，一再呼吁祖国的高等教育专业太细，知识老化，也无疑是正

确的。因之他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课外学术活动中心。就在本学期末，他在年会上发表了题为《国内 UFO 研究之管见》的讲演。UFO，叫不明飞行物或飞碟，这个闪着光华、拖着长尾巴的神秘莫测的怪物，激发了中外科学家的好奇心，纷纷致力于地球外生命的探索。他讲演的论点是：目前国内对 UFO 的报告，同国外一些报道相比，内容比较平淡，但所报告的现象基本是可靠的，属于编造、幻觉或罕见心理现象的可能性不大。对它用已知的物理现象或已知的罕见现象加以解释则十分勉强。我们应该采取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，既努力用现有科学去解释，又不排除存在地球外生命的可能性，进行不带先入之见的严肃的科学考察和研究。他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，论文被选送到南方某大学空间物理系 UFO 研究中心。

与此同时，“葛喜来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校门口收发室的黑牌上，老父亲破天荒地给他寄了十块钱。在这以前，父亲从没给他寄过钱，他也没向父亲要过钱。每到放假，他都和总务处签订合同，靠做小工积攒一学期的书报本子钱，生活零用钱；艰苦的求学道路迫使他不得不“向钱看”。父亲在信中说，十块钱回家是不够的，就用这休息一下，不要做小工了，想吃什么，想穿什么，自己看着去买。家里如今有来钱的门路了，新政策下来后，他和队上的几个老人“责任”了屋后山坡上的一片竹林，务了两年，从今年起就用毛竹削冰棍杆儿，一根冰棍杆缴给国家得二厘。“听说我们做的冰棍杆一直卖到了西安、北京，说不定我娃吃的冰棍就有老爸亲手做的呢……”

他正在踌躇先做工后休息还是先休息后做工，方圆约他去游临潼。“喜来，咱们到临潼玩一趟吧，你还没去过呢！”

“是没去过，不过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没钱，包在我身上好啦！”

“钱有，我爸寄了十块。”

“那就去吧，啊？兵马俑号称世界第八奇迹，不看太遗憾了。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，连法国前总理希拉克都说过‘不看金字塔，不算真正到过埃及；不看秦俑坑，不算真正到过中国’的话，何况我们是中国人呢！”

“明年这时候，咱们这个为期四年的集体将不复存在，天各一方，人自东西……谁知道谁……”她流露出少有的伤感愁怀。

“好，就陪你去一趟。”

“嗨！这才象个话，才象个老乡。”她转忧为喜，抬起手扯住了他的胳膊，轻声轻步向前走去。梧桐树低垂着，街灯戴上了近视镜，吃力地投下一圈光亮。几个青年骑着自行车擦身而过，他觉得有几十双眼睛盯着他，挺难为情地挪开她的手，“方圆……”

“叫我大方。”

“可你是班上年龄最小的。”

“人家都叫我大方，说我花钱大方，为人大方，办事大方，大方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知道，可是不愿拿你的外号取笑你。”

“别人我都不计较，何况是你！你叫我更乐意。”

尽管他们的家在绵阳地区的南北两极，但出了省，便是地道的老乡。同学们议论她在主动接近他时，她就拿这个作挡箭牌，说：“我找老乡请教了个问题。”

旅游是愉快的，惬意的，虽然他时时感到不成比例。

她着意打扮了一番，穿一件浅绿镶边带绣花的连衣裙，蹬一双雪白高跟凉鞋，肉色丝袜直拉到膝盖，手持自动折叠伞，肩挎柿黄人造革旅行包。南方姑娘本以秀气为特色，这么一来更显得窈窕娇嫩，亭亭玉立。这完全符合她的经济地位，她爸爸是高级工程师，妈妈是中学教务主任，老俩口守着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如同掌上明珠，每月按期寄来五十元汇款。如果比功课，她略逊一筹，充其量是个中上等；如果比吃比穿，她是当之无愧的蝉联冠军。她“大方”有可靠的资本，相比之下，他就显得寒碜，一身衣服全洗得发白，连塑料凉鞋也是老式的。好在时值盛夏，他将袖口脱了线的白衬衣搭在胳膊腕上，袒露出刚用父亲寄来的钱买的新背心，也算凑合得过去。况且，他有健壮的体格，有方方正正的由于三年的城市生活而褪了一层黑的脸膛，这是富有魅力的。当然，他自我感觉的魅力还不在这，而在他全优的成绩，在他博得喝采的学术报告。

大方果然更见其大方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对他尤其大方，一路的车票、门票都是她慷慨解囊。兵马俑门口，她开好发票，硬要和他一起照张像。他推推诿诿，她一意孤行，“你也大方一点，别扭扭捏捏地，留个纪念嘛！”他执拗不过，为了不给愉快的旅游扫兴，答应了。但在照像时，他有意站在高一级台阶上，就象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。

“笑……哎……笑笑……好啦！”摄影师说。

“你爸有照片吗？让我看看。”

“没有，他老人家连别人照像都没见过。”

“回去你看我爸我妈的，还不显老。”

这是干什么？他犯了狐疑。同学们都说她在追求他，调皮一点的甚至说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巴山蜀水结良缘”哩，他也似乎感觉到了。为什么她放假不回家？为什么要照这样的像？啊啊……莫非是，莫非是她要寄给父母看？如果是这样，自己的父亲会怎么看呢？

游完捉蒋亭，进了一家餐馆。方圆又是抢先一步，买了米饭和炒菜，外带两碗啤酒。她把筷子用卫生纸擦了擦，递给他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吃！花父母的钱，总有点不自在。这次寄的，暑假不够，还得要。唉，再熬一年，经济独立了……”

“照你这样花法，就算毕业了，那几个钱还是不够。”

“可能，不过，我只管自己的吃穿，别的有二老在上……你呢？”

“我嘛，有了工资，先给我爸准备一副棺材，别象我妈那么可怜。”

“现在农民都富起来了，看你操的那份闲心。”她看他不太高兴，又宽慰说：“今天咱们应当高兴，不说不愉快的话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毕业打算怎么办？考研究生还是争取留校？”

“考研究生是好，可我没那个福分，家庭不允许。我要工作，至于到哪里，还没想过。”

“我要是你，就考研究生。研究生可以得硕士学位，可以出国，前途无量，最低也能达到象我爸那么个地位。要不多可惜呀，连钟教授都说你是咱们班的佼佼者。”

“钟教授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他亲口对我说的，你作完 UFO 的报告，我到他家去了一趟，他着实把你夸奖了一番，说你懂得自然辩证法，思路宽广，必将学有所成……多啦，你不信？”

应当相信。大方的人一般消息灵通。系里有两位老师是她爸爸的同学，她经常去他们家，以致任课老师还未走马上任，她就能如数家珍地向同学们介绍这位老师的学历、职称、讲课特点，后来连系主任钟教授家也是长驱直入，这一点，很得一部分同学的赏识。

“热死了，吃根冰棍吧？”

沿阶而下的时候，她提议。

“……我娃吃的冰棍说不定就有老爸亲手做的呢……”

他突然想起了这句话。冰棍他吃过，可从没想过做冰棍的人，更没有和自己的生身父亲联系起来。其实他父亲做的不是冰棍，冰棍是怎么做出来的，他老人家吃都没吃过，甚至见也没见过，他们那地方还没发达到普及冰棍的程度，三伏天进门一瓢凉水，既解渴又解乏；他父亲做的是吃完就扔掉的冰棍杆儿。火柴杆儿还可以燃烧，放出一星光和热，冰棍杆儿的地位更卑微，这玩意最不容易和人建立什么感情，小孩子可以吃冰棍成瘾，但他们吮吸的是那甜蜜蜜、凉嗖嗖的乳汁，冰棍杆儿还是吃完就扔的，就是他葛喜来活到二十六岁，也没仔细玩味过冰棍杆有多长？有多粗？方的还是圆的？她这一提醒，他陡然增加了对冰棍——确切些说，是对冰棍杆的感情。三年了，云横秦岭，雨阻巴山，客居异乡，见物思人，他想，应该好好吃一根，纵然照不出老父亲的身

影，纵然他吃的那一根不是老爸亲手做的，他也得仔细掂一掂那二厘钱的分量，也要寄托一片绵绵思情啊！

“我去买。”

他大声说着，快步走向冰棍摊，想借此机会表达父子、儿女兼而有之的双重感情。

两支。一支恭恭敬敬地敬在方圆手里。他还在仔细端详着，没舍得吃，她已经贪婪地吸了一口。不料，冰棍汁从她嘴边滑落下去，立刻化成了水，她气愤地将冰棍杆狠狠甩在地上，抬起高跟鞋就是一脚，那冰棍杆被跺成两截，死巴巴地和在泥土之中，一动不动了。

这一脚如同跺在他心上，头脑里“嗡”地一声，差点失去控制，嘴直哆嗦，“你——？”

“我怎么啦？”她诧异地反问。

“你不应该这样！”

“到底怎么啦？不就是一根冰棍儿吗？”

“一根冰棍也……”

“也值五分钱，对吗？”

“二厘钱也……”

“可它是自己掉下去的呀，难道叫我趴下吃泥巴不成？”

“唉！……”他青筋暴涨，满腔愤怒无从发泄，也狠狠地空跺了一脚，手里的冰棍被抖落了，只死死地攥着一根冰棍杆。

“噢噢，明白了，吃你一根冰棍，花你五分钱，对不起，加倍偿还，我请你喝汽水！”

“不喝！”

“吃冰淇淋？”

“不吃！”

她实在无法理解他这种古怪脾气，“那就没办法啦，五分钱的冰棍都值得这样，还谈什么……简直象个……”

“象个什么？”

“不说你也明白。”

“你说！你说！”

“象葛郎台！”

小葛郎台！老葛郎台是你祖宗！”

“你侮辱人！
你走开！”

——他需要冷静。

她走了。

他把那根踩断的冰棍杆捡起来，连同手里的一根并在一起。

身旁走过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，领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。小女孩正在吃冰棍，一只小手在下面小心翼翼地托着，望了他一眼，“爸，那个叔叔在哭。”“拿好，小心化了，吃完再看。”



养儿育女的父母们啊，有谁理解你们的心？

泪眼朦胧中，他仿佛看到了他的老父亲，今年已是七十四岁高龄的老父亲：瘦骨嶙峋，佝偻着腰，斧凿似的皱纹，两撮银白的寿眉。此刻，在这三伏天的毒日头下，他老人家正坐在门口那块大石板上，用那把家传三代的篾刀，吭吭吃吃，一根一根，一截一截，做着冰棍杆儿。冰棍杆儿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惭愧，自己行将大学毕业，还没见过，还不懂得。手里的两根是这样的：长长的，大约十五公分长；细细的，有棱有角的四方体；光光的，但没标光洁度。这样的产品显然用不着工程师来设计，但应该有工程师设计的专用机床来生产。自己是学机床专业的，怎么想象不出来？父亲难道买机床了？不可能。那么，只有用手工做了。那就是把毛竹从山坡上拖下来，泡在水塘里，除去竹汁，晒干，劈开，没完没了地二等分，直到符合规定，一刀一刀地削光，一截一截地截开。一根二厘，不错，十根二分，一百根二角……父亲一次寄了十块钱，就是说，寄了五千根。五千根要多少天才能做出来？不清楚。冰棍杆的用处就那么一点点——吃过了扔掉，甚至再踏上一只脚。父亲一次就将五千根叫人扔掉，至少有五千分之一被人踩在脚下，他知道吗？心疼吗？不知道，不心疼。因为他还在不停地做，那是他“来钱的门路。”

“娃子啊，到了西安，咱不能跟人比吃比穿……只能比功课……”功课，在比；吃穿，没比。没比？今天这是干什么？拿上五千根冰棍杆游山玩水，谈情说爱，怎么回话？是在比。跟谁比？跟她。她是什么人？好听一些的叫“大方”，难听一些的叫“学生贵族”。雪白馒头，吃一个时剥层皮，吃半个时扔一半，好心好意劝过几回，每回都说“吃不惯”；要

钱成习惯，从不想母亲吃了多少粉笔灰，父亲熬了多少夜，仿佛父母的心都应该长在女儿身上。给你优厚的物质是让你学习的，可你的精力投在什么地方？光羡慕不吃苦怎么能行？……

她来了。乐不可支地回来了。

“喜来，你看象不象？”

一张剪影。山坡上一个南方来的小伙子作剪影生意，一块黑纸剪一个头影，五分钟，五毛钱，周围围满了人。

“很便宜，作书签多好，象不象嘛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咦？还在为五分钱生气呀？我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”

“我要回去。”

高兴而去，扫兴而归。

同坐一趟车，各买各的票。

“呜——”

电气机车的汽笛要比蒸汽机车的圆润、柔和、悦耳，与城市的噪音比起来，简直是一曲动人的乐章。

列车行进在秦岭群峰，外面是黑沉沉的夜，偶尔才有一点闪光。那一对青年男女不知什么时候下车了，新上来的在裹着大衣睡觉。他也想睡一会儿，最好作个梦，可是睡不着。只有回忆，回忆也是一种享受。好在有的是时间，你尽可将你的一年，不，甚至一生，从头到尾地回忆一遍……

“……就这样。你没见那个难受劲儿，吃他一根冰棍就象抽他一根筋。这种人，就这个样子，典型的小农经济，农

民意识，哪里象个八十年代的青年？过去看在同乡的情面上，我同情他，帮助他，知道他家在农村，可农村来的也不全是这样啊！一次就考验出来了。”

“……啊哟哟，谁要嫁给他，那可倒透了霉。说句笑话，他现在是个小葛郎台，将来就是老葛郎台，你给他生个欧也妮，他也会连女儿的梳妆奁都卖成钱哩。”

“……我？我追他？没有没有，不可能的事，就是个老乡关系，仅此而已。光学习好顶什么用？陈景润学习好，你愿意嫁给他？我喜欢学习又好、人又大方的。”

她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场合，这样向她的女友中伤他、贬斥他，再由她的女友用无线电广播传播开去。于是，他成了班上的不明物体，取笑对象。他是班上年龄最大的，人们当面叫他“小葛”，这还是好听的，背地里直呼“葛郎台”。他不能容忍别人将“葛喜来”三个字和吝啬鬼、守财奴等同起来。

整整一学期，他竭力回避着她。

这不是误会。他心里明白：他和她虽是同代青年，但象分别筑巢的鸟儿，高兴时尽可以落在一根枝头上唧唧喳喳，但各自赖以栖息的树不同；他和她都是抽枝拔芽的树苗，接受着同等的光照、雨露和空气，但各自赖以生存的根本不同。

“咣当——”

下车了一批，上车了一批。

他身旁的位子空出来了。他曾听有乘车经验的同学介绍，火车要坐宽，到站时装睡觉。他把腿收起来，占了两个位子，靠在厢板上微闭眼睛，佯装睡觉。果然灵验，一些找不到座